

(霜丹)

胡景翼峯體重輕

胡景翼好像新死的亡人，和尚要拉他到西天去，道士要拉他到東天去，所以吳佩孚的通電也有胡景翼、馮玉祥的通電也有胡景翼，都把這個爛大塊頭當做寶貝似的，可惜胡景翼沒有分身術，老胡啊！照你這樣的爛大塊頭大胖子，分了兩個，豈不很好，把一個胡景翼給老吳，把一個胡景翼給老馮，就沒餘了，不然，你這胡大塊頭，實在要氣煞了，如牛，疲于奔，願罷。

申報二十四日北京通信云
李彥青被捕事、錄如下、
李昨晨被捕時、由牀拖

吳佩孚通電說：奉曹錕密授使諭旨，完全是衣帶詔的口氣，最可笑的，內中有兩句是什麼呢？特命吳總司令佩孚，星夜率兵入衛，號召全國忠義，會師討賊！(見復京函)曹錕也曉得印憲，應該抵死不蓋，給吳命令中的印憲，應對得起老吳，現在自己苟全性命，毫無補益，還想全國忠義，替他幫忙，那有這種便宜事？況且民國時代，應該忠於國家，不比君主時代，

青衣、綰住捕之，即用毛毯包裹，膝上穿衣褲一身，……

照這記載看起來，李達青簡直是赤身露體，被抽時厲聲呼斥方着身子睡的大樹根上，也說如此說，小時報上的大樹根又記，也說李達青被抽時，李達青是一人睡，兩人睡，我們也不必去研究他，就從是什所說，李尚不肯衣，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？不肯穿褲子，是一種撒癡撒瘋的態度嗎？可憐的六郎啊！只的

李彥青不肯穿褲子

申報二十四日北京通信有一節，述李准青被破捕時，由地拖下，李甫穿單衣，一褲，即川毛毯包裹，裝上人力車。

這件破捕時，李甫穿單衣，一褲，即川毛毯包裹，裝上人力車。

照這記載看起來，李准甫簡直是赤身露體，腰被破捕時周旋呼斥，方始穿了一身單衣，不但其中褲如前說，小時報上的大標題又說，也說赤條條披捉，至於李准青是一人睡，兩人睡，我們也不必去研究他，就從中推想說，李甫不肯穿褲子，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？不肯穿褲子，是一種嫵媚撒嬌的態度嗎？可憐的六郎啊！只怕

到這步田地也沒有用處咧，去年雪也會聽得一件不肯穿褲子的事，還像他人在做小傳，聽說他簽了二萬兩，有人給他做小傳，聽說他簽了二萬兩，一塊錢一張支票，換把褲子穿上，不過這是一位女性不肯穿褲子，如今不過這是一位女性的不肯穿褲子，不肯穿褲子是常事，不肯穿褲子實是一件怪事。

口又是號外

當蘇浙之戰，頂熱鬧的時候，上海

又是號外

當蘇浙之戰、頂熱鬧的時候、上海

不見曹三戟宛城

實六千七百餘人。一報載：「當時候東北京南，全沒有開火。這一張報紙」讀者諸君，說還記得，那時時候北京發着曹錕大怒，立即傳到了北京以後曹錕的使李奎查，便給曹錕看。曹錕大怒，因這爲驚動，然止本報在北京發行，並且還約捕北京警察本報者，因這篇東西，分令北京數千讀者與本報聯絡，本報亦常抱憾。然而這種行動、一面可見曹錕的暴力，一面可見本報之不屈不撓的精神，本報有所犧牲，也是很榮幸的。這幾天京京師傳來，稱王揖唐諸人的憤慨覺悟，併力驅曹，曹錕只得俯首聽命，束手辭職，當海軍部將曹的實施時候，第一步先解除曹錕的衛隊武裝，我因此想他本報『預備曹三親戰賊』那一節話，雖說得曹之必倒，但曹倒之時，曹之衛隊，少不了，還要持械一戰呢！不想曹服罪帖帖的不戰而自解散！一句話說曹錕還不起一戰啊！我從前那篇文章『還未免有曹三親戰賊』，因此我特再寫一篇『還未免有曹三親戰賊』，大約說得不對。

華北政報
大北戰訊

[illegible]

眞正掃生記

道道人記一轉莊莊，忽忽奇語，百怪出其毫端，視空婆生之蜀人間地覺，可稱絕代。差年道前人游津沽，遇尹居士香舫，嘗爲述一真正轉莊事，略記之，差於別道小僧事。

津門有楚船，流蘆也。左右多髯髯，黃骨後，一丁巷頭，則恆有健兒般動。步爲，同欲作莊莊，而路居荒，一夕，居士偕一客，步入此莊，乃姑類之，幾成隔世。舟爲，向幽處直前，塗雖荒，而客居甚，與附近之三不管，變成兩世界。經一洋樓，導者止，延客與尹，而客皆黑黑，則中有少者三五人，憤憤來，均西裝，玄衣玄裙，裙履及膝，披髮如漆，以色帶動之作，綉綉來，衣袖亦短，鬥門外念急有詞，而又不知所，革履點地，迅移如風，覓輕，似路武事，客懼不敢進，導者微笑其懦，曰：無傷也，即徒參觀，必角力，亦佳，客心少安，乃同參觀之，費，導者曰：一二元，隨公捐助，於莊門以內，蓋一小院，院之周遭，開若干小室，如鶴籠，有樓，樓上多笑。

口
挽
鵠
丁

（悲雲曰北京寄）
能文章。能書畫。復能篆刻。金石
養年。君胡不壽。
有衰母。有弱弟。又有孤兒。憂傷
竟死。親獨何堪。

□ 各有千秋 □

□ 北京名妓 小凌波齋

周主
龍
凌波

大前門
烟中極品

白
硯
滴
(占鏡)

新開報記者訪問廣前總理少川、問此次政變以後、出山與否、唐答以犯不着、然則須要如何、方犯得着、或至霄署十字路口、衝兵即令下車、持會者大爲失望、因僅清時孔廟裏、宮等處有下馬牌、孫傳芳立上下車牌、以壯威嚴而崇體制、噫、今而

上海水詩
(十)

第三回 盧員外別府遊遊 徐教師掃房啟祝

你道盧員外接着了些什麼好消息。原來自從玉麒麟偕同戚成走後，蛇無頭而不行，須得公舉一個人出來，統轄各軍，但是弟兄們有許多受了招安的也有，英雄氣短，兒女情長，不肯再出來奮鬥的，大家便想起一個人來，此人為金鏞班教師，江湖喚他為金鏞手徐甯，他有一種防身本領，喚做鉤鏢鎗法，端的使得神出鬼沒，這個鎗花，在梁山泊衆弟兄中，只怕沒有人能掉過他，可是近年來和玉麒麟不其接洽，因此離師解帶，只在租界上居住，那徐教師本來是個風流瀟灑的人物，平日間只是拍拍曲曲，做做詩，十分安閑，今天因為玉麒麟走了，很有許多人便想請他出山，只是那種軍隊，也不容易安排，那天就有陳達楊志一班人，到了徐甯寓所，說是現在玉麒麟哥哥已經走了，咱們這些軍隊，也要有個統屬，從前在山泊時候，豈着晁天行道的旗子，約束那些小嘍囉們，也都是幾個頭領在那裏鎮壓，要是沒有了頭領，這班小嘍囉們，好浮搖掠，殺人放火，當然是無所不爲了，如今那些軍隊，沒有人統屬了，萬一也鬧將起來，却不誤了大事，所以請兄長出來，收合殘餘，改編隊伍，可打就打，不可打，我們便收束起來，怕把這招聯軍總司令的職權，交與兄長，金鏞手徐甯皺着眉道：別的倒還可，只是向那裏去籌這一筆軍餉。

車直戰乎實況一瞥

國慶後的第三天，我到山海關去看他們過節放鞭炮，正遇着奉軍一三聯軍總司令張學良，也上前線親自指揮，最前的一騎馬是聯軍參謀長魏益三，魏益三的後面約二丈地是張學良，張魏的中間向左約五尺，是馬二先生，這位先生可不是我的朋友，長於做小說數評的馬二先生，商

寄寒雲
(山林)

寒雲慘惡公作，遙在流水香臺廬。
話七子賦詩時事，謂之恨然曹子
所謂，痛遊逝者，行自念也。因賦
之。所記，蓋香雲、流水、大懷人、聊
對云爾。

口鼻下

莽莽風雲，創製難圖。東有浩劫已已，悠游一度，扶桑去，下野翻成上野。水祥，豐株等，在遷失敗後，告下野，遂即乘輪赴日，由長陸，寓上野旅館中，夫以下野，而居上野之地，不可謂非佳境，今上野已毀，獨玉祥等，還可回國，結束東有軍事，事變而後，則又有與聞國事會，或即此所謂上野者，爲之一笑。

更厲害，幾乎墮馬，張學良一面，一面笑着說道：『好的，再來一馬。』二先生說道：『得啦，老哥，這友不是好相識，不得招呼啦。』說完話，真的又來一個，在張學良身五尺左右，但是飽實向前，炸中爲馬前進的關係，也沒有什麼損傷，從此以後，再招呼也不有了來了，各報喧嘩得張學良受傷和陣亡的，大概由此發生罷。

報館茶房日記

六百七十八號本報所說的文服甲先生，爲辯師所賞識，大家知祇道黃遠生君前清進士，東海門生，文學確乎出衆，又與辯師同鄉，重他是當然之理，至於

文服甲呢，除掉拿國柱

（文先生稱應爲養老之

曾經民立報等報，把

親筆信做成銅版宣布之

其餘並沒有什麼靈妙

烈，何以與黃遠生君並

記
還補
(環一)

夏日報、在上海報界中、佔重要位置、可是被文主接辦後、弄得一屁股

債、逃之夭夭，不了一而了所以捲土重來，辦一個夷夏報，可惜沒有幾天，就關門大吉，大概文先生那時還沒有函谷老君、曾交運的原故吧。